書序述聞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書序述聞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太史公有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謹案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莊先生曰唐虞三代之事莫備于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勿成又曰五載一巡狩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狩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洪範之言祀用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猶可通虞夏傳云惟元祀巡狩鄭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釋文謂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東晉古文斤斤守之罔敢出入烏足語唐虞三代之通義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者葢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下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古今文本二典皆合爲一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乃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尙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祗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言其確數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汩作九共大禹

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
成旅獒冏命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亦逸周書之類
未必孔壁中本且劉歆至造逸嘉禾篇假王涖政咸和天下之
文以傳會居攝且出逸十六篇之外則其作僞亦何所不至烏
知非其增竄以抑今文博士者乎要之據舜典臯陶謨兩序讀
之則典謨今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之篇疑出于
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衛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注遂以亡
佚宜哉又案左氏春秋引堯典之文多曰夏書墨子明鬼篇云
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鄭元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
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五家謂唐虞夏商周也孔子序
三統之書首夏書而唐虞者夏之三統也故皆以粤若稽古首

之以別于三代而其序則云昔在帝堯昔在者郎粤若稽古之倒也太史公述五帝三代本紀無此四字而以帝堯者放勛帝舜曰重華首之可見曰若稽古非周史所載郎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之特筆自白虎通論皐陶稽古而不得其說馬鄭皆誤屬下帝堯爲讀而有同天考道之訓于是僞大禹謨因之遂有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矣

莊先生曰白虎通義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案春秋董仲舒說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絀也廟號祝牲

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于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于岱宗也 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紲絕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附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稽少孫等不得其說遂于殷本紀羼入周後世

叚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
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
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
之王天下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
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
夏商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皐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
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于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
作六經之所論定卽周移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
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
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帝釐下土方 句 設居方 句 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謹案商頌禹敷下土方則釋文一以方字爲句者是也設居方者盡卽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成五服之事別生分類者卽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與謨皐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也舜承堯洪水方割之後平地成天治人辨物功同開創大傳引其佚文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得其序而通之其書雖亡其義未嘗不存也讀堯典而知舜之功皆堯之功讀汨作九共之序而知禹之功皆舜之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謹案此卽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皐之言故

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槩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別九州卽禹貢之敷土也鄭注大司樂及商頌之禹敷下土方皆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此序別九州之義命諸侯輿人徒今文之說優矣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葢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亦豈第定其差秩視公侯而已乎九州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以語施功先後則當先疏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兗二州首言之孟子述禹

功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必謂禹功莫先冀州者亦非也任土

絕句作貢卽作禹貢也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蓋

畫井肇于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

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

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太史公言雍

州積高神明之奧故厥田上上鄭以高言之賦中下者禹時人

功未闢沃野尙少且雍州西北覺苦寒多不毛之地班固乃謂

九州之上腴殆未然與

又案近日說尙書者于僞孔傳及蔡傳若將浼焉然孔傳以導

渭之漆沮亦曰洛水在涇東其說本于水經與毛詩之自土漆

沮各別蔡傳以洞庭爲九江其說本之山海經及水經楚地記

與後人據漢世尋陽九江之名以釋經者孰優稽古求是而門戶不除亦通人之弊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謹案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先生說曰革以為甲筋以為弓不言金者未用兵之刃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為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莊先生曰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攷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十三句為湯說不云湯誓

安國蓋據國語內史過引湯誓與墨子同而知之耳墨子何質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今所傳湯誓已非完書之明驗乎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求以文義史記近是惟格爾衆庶衍來汝二字蓋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入耳又有夏多罪與下文今夏多罪辭似複重亦衍多罪二字故東晉古文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汝多罪四字據墨子周語補其闕文以正東晉既出之本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

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予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凡百有七十五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謹案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疏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艾有殷者也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稗說傳記必有誣其不令終者聖人序書特舉之曰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所以著元勳祔葬之禮所以明君臣始終之義而竹書猶有太甲殺伊尹鄭康成猶有成王誅周公官屬黨與之邪說誣聖誣經莫甚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

莊先生曰史記之中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已有逸簡非完篇也否則漢時書亡佚大半何獨于中丁言之哉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謹案史記殷本紀帝般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鄭康成謂般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

從居湯舊都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下篇般庚爲君時事又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奢乃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云般庚作誥率人以苦皆與鄭說奢侈踰禮之義合則是般庚之遷都其辟河患者從民之欲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故三篇內以稱民稱眾爲告戒臣告庶民之別率籲眾句慼出矢言句出猶嗟咄之咄卽多方之慼言于民也上篇稱陽甲命誓之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謂陽甲也言度宅于茲新邑亳殷者乃我王之意恐民盡陷溺于水土風俗而爾不能體德意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所謂敢違卜用也般庚斆于民以下所謂王乃般庚也言王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之也眾謂羣臣以下也般庚斆于民斆古學字般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纂其德至于神明

故曰學于民也中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句褻在王庭句亶宮爲旜勿古文㫃褻讀曰我暬御之暬皆叚借字周官司常通帛爲旜襍帛爲物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襍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又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注所以將衆屬軍吏也孟子招庶人以旃旃旜同說文勿古文㫃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羣臣此篇主于告𢼊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罔不惟民之承保句后胥高鮮句感鮮漢石經作高鮮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也浮過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濫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殷亳依山爲都故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鄭注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莊先生云殷竊也懷同也往而不同猶言殂落言遭家不造我王殂謝倏忽又

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覩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誣聖誣經莫甚焉

莊先生曰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般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廟者皆遺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

夫情之有不安卽禮之有不行者也時太常恆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既正于情又安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于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殷庚光武爲口實也夫繼世而立之不同于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舂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

帝以下于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後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從居湯都般庚爲陽甲之臣即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于君親則祀陽甲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之耳殷本紀

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于仁之至義之盡然後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乎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大夫士受命于君無祖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之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辠聖人之經

者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謹案禮喪服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于以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子孫而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又謂弟無後兄之禮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案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

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邵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俱一廟二室陽甲般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感祖已之言乃修建寢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嘗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成湯稱諡武丁稱諡稱宗夫太甲太戊皆不以宗名篇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金履祥因據史記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作高宗肜日而以書序爲誤惜其言之勿深攷也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昭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仲丁至陽甲九世而殷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

執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殷祭乎抑時祭乎肜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言肜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禘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鼏鼎非鼏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雊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曰唯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子爭立其宗廟之禮

固莫有修之者矣推殷庚以禰廟專陽甲故其書曰般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先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肜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年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卽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卽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昭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兌命曰爵無及 句 惡德 句 民立而正事 句 純而祭祀 句 是爲不敬 句 事煩則亂 句 事神則難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古通亞亞德言以德次序也兄弟相後昭穆皆以次升也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立讀爲莅莅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繼先君之統而使同于無主後之民不敬莫大焉祖已訓諸王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恆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恆則煩煩則亂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于親廟故簡于所及之廟也厚于親廟而簡于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

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
也夫義之常必推本于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于降年之永
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爲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爲天
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絕然六極之末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
告之或德之不順或辠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
孰敢不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
之高宗而載之書中也商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言武丁受命不懈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于小乙受命之君無不宜之
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
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蓋百篇之書多出于

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而以諡名篇其見于書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諡董生春秋玉杯曰以其得應知其間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然耶否耶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固妄矣武丁修復四廟于經何以明之曰尚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生于朝祖己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云云按桑穀其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是興滅繼絕之政以復修四廟而推之周可知矣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修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閟宮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

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成湯外丙太甲沃丁

中壬　太庚小甲

雍己

太戊中丁

外壬

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武丁

沃甲南庚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謹案此二篇爲商書之變亟戒深矣書大傳以伐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史記以父師作大師說爲大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氾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訓爲箕子比干于義馬鄭爲正篇中以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爲大事者公羊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嘗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莊先生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當爲亥子言紂禍當在亥子之辰也殷本紀敘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

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箕子通作亥子見漢書儒林傳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也莊宗伯公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詠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始封于宋以續先王之祀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豈非聖人前知之神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大誓三篇一月史記

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

莊先生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九年會諸侯于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詩譜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許愼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者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謂武王卽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說不見于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尚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尚書注及劉歆三統梅賾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頗異皆未必合于經

書欽有間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蓋武王卽位乃作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內所得爲明甚而人間小書遂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蓋自七十子後大義乖非孟子抉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趣騰造說固不待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憒然兆莫知其本末可憒也今可考者大誓序曰十有一年洪範經曰十有三祀金縢經曰既克商二年是武王在位之年見于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年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年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年九十三

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耳惟年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既毳亦鑿也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蓋七字之誤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而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辠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皆今文泰誓說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

云書十六篇歆得其眞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序今弟異伏生傳亦云視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于義爲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太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太誓經以藏其疑俟後之君子又曰趙岐云大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尙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也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大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為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學揄于以世俘爲武成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說文作紂戰于坶野許慎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作坶誓說文作坶本皆作牧

謹案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𢓊誓則中嚴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𢓊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𢓊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淸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爭盟何踐吾期

王逸注引此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古文會與會合字皆從亼王念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朝從鼂省從日即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其作翰者小篆也天問爭盟即清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清字作瀞小篆作清亦作淨故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或從二日或加月作明故天問作盟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

謹案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又言武王狩禽虎貓犀犛熊羆麋鹿之屬其篇首亦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爲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于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

狩也何以明之周頌時邁曰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致我商毋非務武也昔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之觀兵可乎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列書之教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害戢干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懋德是求歸狩之政不從可知乎耀德而不觀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

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本作千）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往伐之事也六韜皆論定于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絕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橫之術與慘刻鉤鉅名法之習亟善戰善陳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者則歐瘉而笑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竊六韜文義言吡歎自喜坐亂天下故于聖人之用征伐也言之尤兢兢焉于聖人之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焉今武成之篇雖亡然莫不知其不可

信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于天下其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興廢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述周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略具矣墨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辠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雖謂武成篇未亡可也由武之伐殷推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書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

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謂宗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器猶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壇場祭壇也置猶措也場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菆位修長也菆位位社也菆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倅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璜琮稱財爲度此邦諸侯班宗彝之事也與夏社同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句箕子歸作洪範

莊先生曰已當作祀易已事遄往本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是也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年事也大誓坶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于是言之于是爲見聖人之于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不足以知天道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勝夏卽黜夏命矣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辠過于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記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之事不見于經口說相傳故妄記也禮誅君之子不立既誅紂則不宜立武庚然立之者何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之故曰聖人之于天道

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而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割命武王亦早知之說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二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教通于四海海外息愼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愼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謹案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本作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

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案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鄭注尚書大傳亦同然史記既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童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狡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尚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

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來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說本劉歆三統謂卽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侯皆無異義僞自劉歆一人之臆說而班固王肅皆以爲十三年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獒馬作豪云酋豪也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狗四尺爲獒

莊先生曰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既沒殷道衰遠方不至至是而來獻太

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王與周公爲左右于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慎來貢召公之治西方始于西旅獻獒非周公先治內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奄之于是乎命微子于是乎封康叔于是乎作洛邑營成周于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

方成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于及遠詩大雅之末繫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觀西旅獻獒知國之日闢及西方日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內旅獒治外者造勛德施于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如易同哉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氏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晉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

莊先生曰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慎比也與旅獒賄息慎之命不同而從同者何湯放桀于南

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致于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爲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禹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愼也巢雖降爲蠻夷猶帥舊德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莊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亡學者不

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間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蓋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毖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必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金縢皆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居東卽東征也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上已焚之後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辠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又謂辠人爲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辠人既得矣鴟鴞之詩奚危言爲不知所謂予未有室家者非僅爲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太史公說我之弗辟以爲我所以勿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

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欲天下之一于周豈有救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成王且誣周公也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王史記作王亦未敢訓公訓當爲訹古文信字從立心謂作訓又謂作誚也成王以天下既定矣即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未有室家唯音曉曉爲哉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將萌矣棣恆風若故有上天動威之異自新往迎遷改速于風雷至是而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彼傷官屬黨與之

說不亦愚且誣之甚哉
漢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以書大傳證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此所謂居東二年也三年踐奄卽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于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成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者也尊德樂道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豈僅得禮

之謂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莊先生曰讀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知非聖人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揜迹文武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襲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說故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

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稱稱禰禰莫知其非僬拘覷夫文辭而遂以貽滔天之惡言顧可不愼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愼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始自大誥以至于君奭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說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必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閒明教通于四海息愼氏羌莫不來享卒之武庚叛于外管蔡惎于內而天下晏然猶馭馭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圭之請何爲乎故錄金縢而度邑可删何也度邑曰惟帝神

授朕靈期又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來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蘖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于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于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冊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夢也于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公所不知而欲千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

而猶不能必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于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書作雒記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建于岐周周公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說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雜稍近之年月亦頗疎闊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叛旣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爲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說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說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召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察之周公攝政踰已總之尚書年月不盡可考故傳記咸殊異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明

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莊先生曰說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于宋鄭氏樂記注又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鄭氏發墨守皆非也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黃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夫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諸父師少師見于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

祭器造于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于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耳蓋抱其樂器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强也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而面縛銜璧者武庚也奈何誣微子其謂六年而後封宋者又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既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即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誅紂殺武庚已日乃革也命微子已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黜殷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莊先生曰讀歸禾序益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于文王受命爲七

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政羣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傳會書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之說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天子也而謂之太子何其刺繆乎成王年二十二而後卽政既以纔幼不能蒞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耳唐叔小弱弟也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也王肅則謂文王受命九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十年而成七年

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其說益疎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攷信于經者也

許愼五經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說爲非繇謂許說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之說不一要皆傅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即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于劉向新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于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增益遂以爲故事耳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蒞阼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考武王八十三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邘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說書之失誣不信然與今文尚書傳及韓太傅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秉大幾滿

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書傳作民得而獻諸成王與序異又作王召周公而問亦非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秝和氣所生意者天下殆同爲一也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曰書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本作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辭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見賜也見賜書傳作獲此賜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書傳作耉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書傳作別風淮雨海之不溢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書傳有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蕩斯年不遐有佐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史記作魯古文旅魯通

謹案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僢舛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脫簡皆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

莊先生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成王也假王即高宗肜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故格君者蒞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

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又曰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遒圖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稷政嘉禾以生咸曰天子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蒞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敢是過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遂動以威故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咎之徵于金縢嘉禾著之說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于鼻人斯得之後卽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旣濟之彖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乾爲乾

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絜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說以先民民忘其死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諫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未喻于周公之志舉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予嘉不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世陳說符瑞者所得與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云梓本作杍

莊先生曰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既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

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爾咨涕洟以是為聖人之過矣猶有否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鎮撫之破斧之詩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蓋重念斯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則為否及覺悟而迎周公則為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非周公其孰能離之離明也乾君也兌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矣是時也公初歸

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衞咸若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畎室家惟暨茨梓材惟丹雘在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肅人有指疆土定天保依天室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厭于乃德可謂吉康者乎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以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孰知其出涕沱若戚嗟若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成王周公有如是之丙恝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知封康叔已耳必曰旣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必見矣六經者聖人以共心韶萬世者也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後賴有序耳安在書序之不如易哉

又曰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說及衞賈諸家皆失之鑿馬融謂後錄書者所加最爲近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篡政之說萌芽於此明著之周公明著之曰成王別嫌章疑微而顯矣而邪說橫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著之於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說不以列於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後系以序蕭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删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說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

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
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遂案梓材篇王啟監以下至篇末皆周公與王言蓋因誥康叔
而並戒成王之辭古人文義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
所言仍周公之言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
武王追述先王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沖人與康誥序
首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始終相應乃三篇之總歸也
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徧戒諸侯且以勉王
如此
班先生曰凡書言又曰者皆重文省讀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
二之例康誥篇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女亦竟罔聞知也下當重讀非汝封三字言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女封刵當爲刖詳經義述聞其義亦然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例知康誥丕蔽要囚下當重讀上文師茲殷罰有倫六字與上非女封四語相應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多士篇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亦當重讀上文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句舊但以又曰爲衍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君奭篇又曰無能往來亦當重讀上文號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無能能也言此五人豈無能往來乎重言以起其能猶大雅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之意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

讀亦非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莊先生曰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推其所以作者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見周公未嘗攝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周公未得禮也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東人既得東土以甯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于是焉而成王勿及知公雖歸如天下何故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廟繼志述事莫大焉在易渙之彖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風以散

之坎以勞之衆以衛之艮以居之王乃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祇歡實惟曾孫篤之然非承之者渙其羣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无咎其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否乃離否之貞其羣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動艮成之中明勛偶王繫保奭是賴巽爲乾天也震爲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卒合于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其羣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歡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風雷之變雖震于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迪者非一日也尚書于召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莊先生曰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于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于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于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

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勛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也又曰子又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寶命隊矣后稷且不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文王蒙難周公救亂皆在于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幽擿逸書傳著其義使尙論者有考焉今文尙書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

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升者爲文搏升或爲振非當言拚帚鬱讙者有容椽杙者有數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琢文章之範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磬樂器其音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宏殺之調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尙然況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和恆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謹案莊先生初說曰夏時初歲祭郊也篇中祭歲卽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嚳之禮當是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攷或卽雝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

上皆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祭文王武王于淸廟
恐未然此先生初說以爲先郊後祊也其後又曰成王以七年
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文武于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
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
文武以明公功且言已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尨般之專爲成
王命已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
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
而以十二月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始祭天者蓋
以命公後而先告文武于宗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
祭歲南郊之祭卽夏時之正月啟蟄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
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

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此先生後說以爲先禘後郊也今從後說

蘧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肇稱殷禮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宏嶽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爲成王錫魯郊禘矣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九峰

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太皞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謂宗伯攝圭瓚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王賓殺禋句咸格王句入太室祼句王賓二王之後殺當爲秉古文希與秉形近而誤秉禋卽奉璋也格王謂假王格假古通致假辭也太室淸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事在前而史後書後禘祭也戊辰烝祭歲謂八年之元日事在後而史先書先郊祭也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

平凡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即位稱元年此七年即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既辭而闢之矣尋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莊先生曰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既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坶誓所謂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話言至于十話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繁之成王多方亦

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既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而商王士漸紂之餘習故同謂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室云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謂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膺天討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正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云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即多方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

閔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卽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是也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辭嚴厲而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既成辭和風而甘雨故此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二篇前後相應惟多方述成王伐奄時事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尙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錯簡當互易之余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亦以五誥錯簡昔人已言存疑載疑以俟來哲云

周公作無逸

莊先生曰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邑作梓

材成周既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莊先生曰說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說固起于孫卿之後或又謂周公既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說（馬鄭尚書注徐幹中論同）即前說而小變之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教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爲其傳自孫卿故于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說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且無論雅頌即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諫朝廷之

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諸家之說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是所謂攝政者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謂公劉序云成王將涖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迎周公以前于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于孫卿以後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涖政必不同孫卿明乎孫卿之說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說夫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卽召公亦未之知周公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大行在乎人與維天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堪所謂誐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

收之召公勛之成王篤之咸成文王功于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與于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作于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說風雷之變爰啟金滕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于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俌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于此此疏通知遠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釋文政馬作征

莊先生曰周公之書始于金縢自大誥以至無佚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

王未知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逆周公于奄踐之爲言履也履之爲言禮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也鄭讀踐爲翦翦滅也今文尚書傳云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皆非是既殺其身矣將蒲姑序所云遷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時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豈皆成王親往征之邪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臆說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爲之說甚者并舉末世殘暴之事以誣聖人適爲亡新作俑耳立言可不慎哉豳詩有之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酒食之需非衣絮之戒矣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成王親逆周公詩書皆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所繫故序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鄭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益謨以成王征爲允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此成王征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卽孟子文也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臣謂商奄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間諜微行之事紹繼也成王之至共見其德之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是固文武啟佑之四國既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丕承所以紹文武之謨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蓋卽申無疆之恤以反復於天命之不易與幽詩之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

之本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義已見成王征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莊先生曰成王迎周公至周宗周作書告四國多方多士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敎告之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于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而太平之基在于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朙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周公作立政

莊先生曰讀立政而知聖人之有作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其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俾乂勿以巳意閒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

廟也于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文武之事也既朝于廟以訪羣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饗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誐以恤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作禮樂必徵諸庶民況羣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士日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于高明廣大惟嗣王厚行之故敬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謹案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古者官制若六卿若師保若四輔若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當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者虎賁掌宿衛綴衣掌衣服趣馬掌王馬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曰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者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曰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者周官太史副貳太宰尹伯對上小尹

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太史非下大夫
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
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
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
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
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曰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者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
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伍
陳其殷置其輔是也曰夷微盧烝者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之
國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治夷狄無大夫之
義也曰三亳阪尹者鄭云三亳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云云此泥阪字而爲之說言蓋疑辭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徠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曰庶言庶獄庶愼者庶言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愼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于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逆之言文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愼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者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

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末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者列古例字禮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等比也言蘇公能矜慎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亡敬慎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與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謹案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蓋異序同篇也古文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篇故鄭注緇衣引作無壞我高祖顧命鄭顧篇之轉耳蓋取篇末二字名篇也白虎通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吉冕受銅古文同瑁今文作銅稱在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卽位之禮禮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辭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

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冊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衮冕黼裳卽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于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是無于禮者之禮于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于節

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又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句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句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句俾爰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若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呂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于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于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也莊先生曰路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北有牖無戶者曰室

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卽東夾室水室卽西夾室中堂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攷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攷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之制恐未然也又曰太保降句收諸侯出收當爲以形近誤廟門俟句太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于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于是行焉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爲殯之所處皆非也又曰王義嗣句嗣當爲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德答拜句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又案立政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顧命太保所以戒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何哉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召公以成康之間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逸豫則怠惰而忘創業之艱難文武之宣光大訓幾何不墜于地矣故于嗣王新政之初首戒以天命之不假易祖宗之不忘危亡者俾敬受此丕丕基厥後穆王遠征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則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知揚耿光大烈者在于振乾綱不在勤遠略矣

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作畢命

莊先生曰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棐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為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氏據說文魯東有郳城郳為徐之或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

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齊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州索隱謂說文𨛜邾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亦謂梁惠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開成王周公既平東土乃以青兖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施干戈難靖故春秋時齊晉强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于吳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唯柴誓秦誓二篇柴誓雖在周初覩商誓毋誓周公成王之誓則徧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書中爾曰此周之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

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以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敘粊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于楚上繫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于楚也疏通知遠之敎即春秋寓王于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謹案大雅崧高篇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作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

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昔傳記孔子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呂侯或呂伋之子若孫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擬臯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此篇者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棐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莊先生曰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稱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鄭本亦同墨子也趙岐注引甫刑帝親問下民蓋今文尚書名甫刑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作君字其作皇者蓋衞包所改故孔傳釋文皆作君帝釋文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蓋君帝對上帝而言前謂顓頊後謂帝舜于周法舜宜稱帝不宜稱皇也此卽舜伐三苗之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謹案馬本書序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時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吳楚蓋深痛篡弒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

國風次於鄁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始也又案馬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服申侯曾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於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巳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

自見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卒章云謂爾遷於王都日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

意深矣闕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始胥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為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之正也其為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